

◀ (上接6版)

即使是湿婆这样的最高神之一也绝非什么四平八稳的完人，神的亲密关系同样会充满磨难，而主神夫妇以戏剧(往往是闹剧)向凡人示现他俩婚姻关系的不完美，恰是要鼓励人们对自己的配偶多些耐心，像神一样克服困难往前走。不管这些建庙传说的实际老舅效果如何，乌玛—帕尔瓦蒂从此就作为伽摩克希(Kamakshi,“爱欲母”)在这座神庙内同夫君一起被崇拜。而那棵传说3500岁高龄的芒果树至今仍屹立在神庙内庭中央(旁边真的挂了写有“神圣芒果树:3500岁”的泰米尔语和英语牌子)，围绕它筑起了高台，供人们像胎室里绕林伽一样顺时针绕树许愿。据说这颗圣树的枝丫可以长出四种口味的芒果，可惜一月不是结果的季节，连一个青芒果都没看到。

上面提到芒果树之主是五元素神庙中的“地”元素庙，实际上“五元素神庙”(Pancha Bhoota Sthalam)是南印传统，人们相信湿婆曾以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五种形式的林伽示现于南印各地，这些林伽中的四座至今被供奉在泰米尔纳德邦(建志的地林伽神庙，崔奇的水林伽神庙，蒂鲁文纳马莱的火林伽神庙，吉登伯勒姆的空林伽神庙——空林伽不是一座实体林伽，我们会在说到吉登伯勒姆的舞王庙时加以详述)，第五座风林伽神庙则在安德拉邦。早在《阿达婆吠陀》中就有人体内的五元素如何与五种体液对应，共同影响身心健康的论述，与中医理论和欧洲中世纪四体液说多有相通，到了后吠陀时代，随着三相神取代吠陀旧神成为至尊主神，湿婆也被看作是宇宙中一切元素的主人，有诗为证：

水、地、火、风、苍穹

日、月、阿特曼(灵魂)

你拥有这一切，你即一切

手持骷髅碗的英俊者啊，为什么你

还要浪迹天涯，痴痴傻傻

从天真的姑娘们手中接过布施

仿佛你一无所有？

进入芒果树之主神庙的瞿布罗前，一个守着塔门卖鲜花的婆婆看到我脖子上戴了一串金盏花环(南印妇女进神庙标配，清早花50卢比在赐福者之主神庙门口买的)，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一串更沉的花环挂到了同伴头上，一边大声说：“你是湿婆，她是帕尔瓦蒂……”同伴只能忙不迭掏钱。即使是小贩抢做生意都能做出如此气魄，就是这座地元素神庙的另一种接地气之处了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)

晚清的鸦片劝诫图

王亚楷



▲图1《鸦片吸食者的堕落》，《伦敦新闻画报》，1858年

鸦片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重。今天，随着现代医学及毒品研究的逐步发展，人们对鸦片的毒性和危害已经具备了常识性的认识。然而，当鸦片自清中期开始扩散时，它仅被视作“风俗人心之害”；至嘉道年间清廷财政出现危机时，鸦片开始被视作“漏银大端”。直至吸食愈发流行、成瘾人数大增的晚清时期，鸦片引发的生理性和社会性危害才逐渐显现其威力。反对鸦片也随之成为当时诗文、小说和时事画的重要主题。鸦片劝诫图正是其中一类较为特殊的体裁，通常为一系列故事性较强的连环画，按照时间顺序展现主人公在吸食鸦片后逐渐恶化的遭遇及悲惨结局。此类劝诫图可以直观呈现出人们对鸦片危害的理解和表达。那么，它们由谁所绘？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当时鸦片吸食的情况？其劝诫效果又如何呢？

最早的鸦片劝诫图诞生于鸦片战争前。1837年4月1日，《中国丛报》以文字的形式介绍了中国外销画画师顺呱(Sunqua)所绘的六幅故事画，并称之为《劝诫图》(Admonitory Pictures)。有关顺呱的历史记录不多，我们只知道他擅长油画和水彩，善于描绘商港景色，在广州商馆附近及香港开设画室。可惜《中国丛报》并未刊登这套劝诫图，在顺呱现存的作品中，也未见此图踪影。但该报道引用了画家自己对组图的说明，帮助我们大致了解这组图的主要内容。

《劝诫图》的主角是一位富有绅士的儿子。主人公因为受家中长工影响而染上鸦片，挥

霍家财，从十分健康、富有，逐步变得骨瘦如柴、一贫如洗，最终沦落到只能依靠妻小勉强糊口的悲惨境地。该套组图的内容设计巧妙，情节紧凑。特别是妻子发现家中财物悉数被卖、妻子怒摔烟具、主人公靠吞食鸦片烟灰过瘾等细节，尤其意味深长。顺呱采用连续多幅图像而不是单一画面的形式，赋予了画面时间纵深感，而不是仅仅展示悲剧的结果。《中国丛报》评价该作品为“纯粹的艺术品，它们绝不应该被忽视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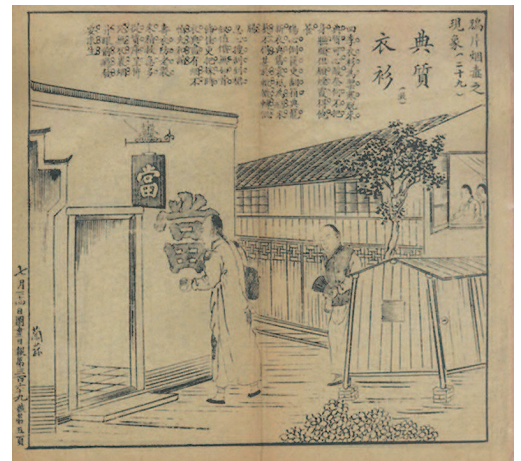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这类组图的创作灵感，该报道提出了一种可能性，顺呱的作品“与荷加斯那套著名的‘浪子的历程’意图相仿”。威廉·荷加斯(William Hogarth, 1697—1764)是英国著名讽刺画家，其名作《浪子的历程》(Rake's Progress)以八幅图展现了年轻的财产继承人汤姆·雷克维尔毫无节制，将家产挥霍一空，由光鲜亮丽到负债累累，最终赤身裸体地躺在疯人院的故事。从情节走向、人物设定和故事结局而言，顺呱的作品确与《浪子的历程》十分相似，当时的外销画家在创作时也存在复制西方题材的现象。

顺呱描绘烟鬼的笔触十分辛辣，足见他对鸦片的反感。需注意的是，他选择绘制这个主题的动机却不止是劝诫世人，更有销售方面的考量。吸鸦片是当时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现象，却能引起对此不甚了解的西方人的好奇。顺呱作为外销画家，其顾客以西方人为主，绘画题材自然也以西人的关切为导向，鸦片由此入画。



◀图2《醒世图第六》，《万国公报》，1877年

▶图3《鸦片烟毒之现象二十九：典质衣衫》，《图画日报》，1910年



不过，《中国丛报》刊登该作品并不是为了取悦读者，对作品的解读也与创作者并不一致。这一时期，鸦片问题在来华西人中引发了大量关注与争议，由裨治文担任主编的《中国丛报》刊载了多篇文章讨论和抨击鸦片贸易，顺呱的作品也被用来论证鸦片的有害性：“就鸦片而言，证明它的危害需要证据。我们的读者一定可以判断出顺呱的画作能否成为这种证据。”将作品命名为“劝诫图”，突出其警示意味，强调创作者来自中国并将作品视作来自中国的“本土声音”，都表明《中国丛报》试图利用该作品向读者论证，鸦片对中国人的确造成了各种负面影响。

当时，绘制鸦片劝诫图的画师，或许不止顺呱一位。1840年前后来华的法国旅行作家老尼克(Old Nick)在其游记《开放的中华：一个番鬼在大清国》中提到，他曾经收到过著名外销画家林呱(Lamqua)绘制的组图，名为“鸦片客的一生”。根据老尼克的描述，这套组图同样有六幅，其内容与顺呱的作品极为类似。

这一题材在19世纪50年代依旧为人关注。1858年12月，《伦敦新闻画报》使

用一整版刊载了六幅名为《鸦片吸食者的堕落》(The Opium Smoker's Progress, 后文简称《堕落》，图1)的系列版画。这份“选自中国本土的作品”笔触精细，依然存留着外销画的风格，或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的鸦片劝诫图。与顺呱的《劝诫图》相比，此套作品至少有十二幅，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由于篇幅所限，只刊载了一半。第一幅画面中央，站立着一位身着暗花长袍、脚踏皂靴的年轻人，正是主人公。此时的他面容丰满，正盯着工人手中的烟土，似在判断烟土质量的好坏。第二幅中，主人公侧躺在精美的床榻上吸食鸦片，身旁是他头戴钗环、衣着考究的妻子，她此时正在享受水烟。他们的女儿正为主人公捧来吸烟后食用的糕点。画面中一派其乐融融、悠然自得的景象。但故事在第三幅图中发生了转折。主人公的妻妾惊讶地看着空空的衣箱，里面的贵重衣物已被用于换取鸦片。面容开始消瘦的主人公则坐在他的烟盘旁，似仍想伸手阻止这个秘密的曝光。第四幅中，形容越发委顿的主人公开始变卖家具，手中还拿着算盘，似乎想多换点烟钱。很快，

(下转8版) ▶